

小七:

先提前祝双节快乐。很多作家朋友跟我说,节假日是写作的好日子。有点戳心是不是?他们的理由是由大部分人都出去旅游度假,自己的写作不会被打扰。逻辑很通顺。这就好像很多写作者会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作——白天会给你发消息打电话的大部分人睡着了。哪怕很多骚扰电话的实施者那会儿也会因为一天的劳累而选择休息。

写作者很难说哪段时间是在休息。我看你爬山,本身也不是休息,对你来说更不是休息。我喜欢写作的一个理由就是,写作给人的附加很多,是对自己和生活的种种叠加。一个立志从事写作的人,仿佛什么都不会白干,吃的苦,受的累,遭逢的误会或者朋友之间偶发的嫌隙,哪怕一次事故,都会被写作吸走。不完全吸走,只是主宰写作的那个灵魂贪得无厌,欲壑难填,未必每次都能消化,但是什么都想尝尝。

这次收到你的新书《巧克力的佛》,有些意外——我还一个意外给你,就是没告诉你我会写这封信。希望这不会让你困扰才好——在这之前还没看到这本新书的消息。大概率是我的问题,精力

都花在杂事上。手机里的微信看不完,网上的信息更看不完。这五年搬了四次家,幸亏你给我爸妈的地址寄了书。书就没丢。书里有些篇目我读过,在期刊和他们的公众号上。新书一如既往地漂亮,尤其是书名很棒,我很喜欢。已经做了一些感想笔记,我要用它们来和小七做一个长访谈。你答应我的,再等等我。以前我很喜欢做文学访谈,去了解一本书和一个作者本身,过程很愉快。我很坚信每个人都是一本书,除了封面不同,章节顺序也不同,故事情节也不同,气质底色都不同。选择读什么书,就代表自己倾向于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说起来我们认识很久了,而且每次见到小七我都有印象,可能是相片的作用,这也说明我们还是见面的次数太少。最有印象的是上一次。你在上海书城的新书读者见面会。会上你的活力,自信,对每一个提问的拆解,以及后续流畅而富有哲思的表达,以至于我认为你拥有那么多读者,是双方面的幸福。令人羡慕。羡慕是一种良好的情绪,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。我最美

唱这首歌时的林,是我从未见过的。她几乎不是在唱,而是“嘶吼”,她娇小的身躯几乎全沉溺到“嘶吼”里了。“你不是真正的快乐,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……”唱得真好,撕心裂肺的那种好,时间和生命仿佛都向她回首张望,而后便留在那一刻了。从此,这首歌成了她的“主题曲”。这首歌才是她。

我人生中有过许多这样的人,意外地定格在一首歌里,成为我记忆中的回响:每当听到那首歌,便想起他们。比如,一个痴情的、曾与我相识数年的美容师是《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》,一个目光深邃似海的师爷是《十年》,我的初恋是《You are beautiful》……

而最悲伤的是小丹,她的歌是林忆莲的《野风》。小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老乡,我和小丹是“发小”,我年长她一岁,我们从记事起便在一起:一起惹恼大人们,一起分享秘密,一起消磨童年看似无尽的时光;而后,一起长大。听《野风》的下午,她17岁、我18岁。那个下午,她带我一遍遍听《野风》,一脸幸福地追问:“是不是特别好听?”神情如痴如梦。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,宁静似水,连一丝虫鸣声也没有,天地间仿佛只有《野风》。

暑假过后,我远行去上大学,小丹还留在家乡。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。然而,当我放假回来的时候,不见了小丹,就连他们全家都不见了,大门紧锁。听说,小丹病了;有人说,他们回了老家;我断断续续问过许多人,没人讲得清。那年月没有手机,想通信又没有地址。我们就这样失散了。直到多年后,才有了小丹的确切消息。原来,她17岁那年患上红斑狼疮,父亲没有惊动亲友,带着她到处治病。几年后,她走了,父亲很快也随她而去,加上她早逝的母亲,这个小家从此便于人世消失了。面对这个消息,我痛哭失声,但35岁的泪水又怎流得进17岁的雨季?“野地里风吹得凶,无视于人的苦痛……”斯人已逝,一曲难忘。那些流淌在光阴里的歌,初听是唱给我们,再听是唱给命运的。

十月的晨光,为天安门广场镀上一层金辉。国旗护卫队的脚步声铿锵有力,唤醒了沉睡的城市。这一刻,无数人透过屏幕凝视着同一面旗帜的升起,而在祖国的四面八方,另一些人正以另一种姿态,迎接这个庄严的早晨。

在西北戈壁的试验场上,工程师老赵推了推眼镜,记录下最后一组数据。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精密仪器的镜头,如同抚摸孩子的脸庞。风沙在他脸上刻下年轮,却从未模糊他望向仪器的目光。国庆阅兵的飞行表演掠过蓝天时,他想起二十年前,自己参与设计的第一个零件如今正翱翔天际。东海之滨的跨海大桥上,技术员陈工紧了紧安全帽。他用检测仪仔仔细细聆听螺栓的呼吸,这是他与大桥的对话。海风咸涩,他却品出奉献的甘甜。脚下是奔



拥有的就是最好的

七董年 小饭

恭喜你拥有的活力和自信,也羡慕你“没白过”。

能不能告诉我在这马上到来的节日,你准备做点什么吗,让我再羡慕一下也好。最后,祝开心。虽然我不祝,你也一定快乐。

盼回信。

小饭

2025年9月23日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小饭:

见信佳。

一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,当即心下一暖:已经彻底想不起上次收到朋友的来信是什么时候,来自谁。就像你我都感受到的,这是个太快、太敷衍、太潦草的时代,是《从前慢》的彻底反面:每个人都忙不完的事,看不完的东西,要说沉下心来写点儿什么,那可真是奢侈,甚至还有点“难为情”——就连微信留言长了,都担心被说成“写小作文儿”呢。

如今好像除了在读者的见面会上偶尔收到一两封信,真是很难看到真切而坦然的句子,更别说在纸上。希望这种失落感,只是一种人类共有的错觉:最近读《史记的读法》,发现早在司马迁的时代,人们就已经在怀念西周时期的古典与秩序;当陶渊明也抱怨车马喧嚣的时候,堵在三环上的我们未免会扑哧一笑:也许人类总是

夏忆

李疑

蝉鸣浮起夏天,风停街衢汗颜。凉意不在扇中,池塘青鱼粉莲。

月夜

费平

又临八月半,你赠的莲蓉月饼被秋风送到了我手边。美味珍饈虽玲珑精致却很沉甸。月饼盒上的嫦娥,犹如你的倩影荡着秋千,摇曳在我眼前。这饼是圆满而不是句点。今夜,碧空月悬。打开尘封的皮和馅,咬一口,恰似你淡笑的肌香与微笑的甜。初一杯茶,斟一杯酒,月亮品尝这化不开的缠绵。待喝干了酒,吹完了茶,月亮已缺,情绪已扁。朦胧中,清晖无存,倩影不见。原来哟,月亮和你,都挂在了我的心间……

流不息的车河,头顶是猎猎飘扬的万面红旗。他负责的巡检段绵延五公里,每一个螺栓都必须万

奋斗,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

尹小英

无一失。他说:“让每辆车平安过桥,就是我的阅兵式。”湘西苗寨的田垄间,村医阿朵背着药箱走过稻浪翻金的田野。她为老人测量血压时动作轻柔,眼底盛满笑意。她记得阿婆说过,从前出山要走三天三夜,如今高速公路修到了寨门口。国庆这天,她特意在药箱上插了一面小红旗,走过之处,仿佛移动的星火。

这样的身影,何止万千。当烟花在夜空绽放成“人民万岁”时,ICU里的护士正在为生命守

处于一种“嫌弃自己所处的时代”的错觉之中,以为其他的时代更好?姑且相信,我们所能拥有的,就是最好的吧。

一听到你的名字,仿佛就总是跟很多青春记忆相关,一些人物,一些标签,那些纯真年代,短短十几年过去,一切仿佛成为时间的倒影。就在刚才,心生好奇去搜索了你的豆瓣主页,原来也是14本书的作者了,好多熟悉的书名都是读过的,只是它们随着某些生命阶段一起停留在了记忆里。

上次在上海书城做活动,见到你和周嘉宁,大家既熟悉又生疏,但那种心底的亲切与信任,让我感到一种“同时代感”,那也许就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同温层——我读你的《后台谈话》便是这种感受。衷心地敬佩,也谢谢你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“时代体温”,让创作者们感到自己并非特例,也不孤独。但话说回来,很诧异你在信中提到了“羡慕”我的生活,哈哈哈哈哈……

原来我们看待别人的生活,都像参观“样板房”;看自己的生活,则是亲眼看着毛坯房如何一步步装修过来,知道它有什么毛病,哪里漏水、哪里碰坏了墙……只不过面上还过得去。扪心自问,我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,自在,而这,的确是一种很值得知足的状态了。不敢说自己的人生很完整,没有白活之类,但至少和很多创作者一样,仍然保有某种天真,去对付生活的狡黠。就像有次偶然看见一个爱冲浪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,说,为什么我晒得这么黑?——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趟。是啊,2000年以来的这短短25年间,当

初我们那一批文艺青年变成文艺中年,每个人仍然在生活的墙内墙外反复碰头反复摸索,有了不一样的“面子”,但“里子”中,仍旧是一些性情中人。

即将到来的假期里,我大概会跟朋友们去山里攀岩,野攀;我的生日也刚好在10月5日,是每一年的国庆假期中,今年甚至是在中秋前,所以会回家看看母亲。不知道你的假期会怎样度过?有什么“贤者时刻”,可以安安静静独处吗?不知道做了父亲的你,在僻静时写作的那一刻,是不是心里还会唤起某种少年感?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聊天,或者见面。希望不用等太久。

七董年 2025年9月25日

喜迎国庆,上海也曾一度骄阳似火、暑气难当,出门散步才一会儿,居然浑身湿透,难怪朋友调侃:告别了35℃的夏,迎来了38℃的秋,是秋非秋。行走中,见一片落叶静静地躺在不远处,趋近一看,交织着未褪尽的青绿和正在裂变中的金黄,五彩斑斓,煞是好看,分明是秋天的使者!我俯身拾起来告诉自己遇上秋天。

回家与快递同步,中秋临近,果然又是一个月饼礼盒,原来是《青鸟影业》的中秋馈赠,除了应景的月饼,一个四方塑封让人颇觉意外:是一张名为《似水流年》的七寸黑胶唱片,收录了喜多郎的电影配乐和梅艳芳的歌。一段纪念该片监制夏梦的文字令人心生感慨,不禁想起这部诞生于1984年的影片《似水流年》,这是夏梦1980年创办“青鸟”监制以来的第二部作品,影片散发出的的人文气质曾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。九年前,夏梦离开了我们,如今Danny接续她未竟的事业,2020年曾携《第一炉香》问鼎威尼斯影展,许鞍华荣获终身成就金狮奖载誉归来……眼下Danny的这份味觉联姻听觉、物质承载精神关怀的创意,让我们对“青鸟”的明天充满期待。



夏梦·秋思 梁波

从影65周年庆祝活动。是日午后,秋高气爽,丽日和风,秦怡、王文娟、许明乐、佟瑞欣、夏菁、居文沛及我等一众电影人与众多夏梦的拥趸,从全国各地赶来参与其盛。夏梦当天戴了副黑框酒红色渐变眼镜,恬静怡然地聆听着众人对她的评说,当主持人曹景行问她有什么寄语回赠观众时,她沉吟了一会儿说了十二个字:“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中国电影!”言简意赅,字字千钧。

晚餐时我们互为邻座,对于过往曾主演的角色,如《孽海花》《绝代佳人》等她不愿多提,唯当谈到《新寡》时,她兴奋地回应道:“这部片子我是喜欢的;有些片子观众喜欢,我一点不喜欢。”她快人快语,爱憎分明,语句短促而坚定,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,如同她酷爱的书法,刚劲孔武,笔力遒劲。问她为何在事业巅峰期选择隐退当幕后监制,她不假思索地说:“见好就收呗!”说罢自己率先笑了起来,全然不像82岁的老者。

言谈间,有人匆匆赶来,称上海电视台今晚《夜线约见》栏目要对夏梦女士进行采访,她闻听直播后面有难色,说最怕现场采访!“演戏我不紧张,说话会!”她满脸求助地说,用当今的话来解读,是极度“社恐”,见状我宽慰她说:“这是一档10分钟的访谈,报道当日上海要人、要闻的节目,关注度挺高的。”在场的众人皆鼓励她,阔别上海数十年,上海观众想看看你,应当去!她略显迟疑地应允下来,提前退席,告别大家返回酒店准备去了。

那晚,那个回眸,那个背影,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夏梦。其后,在《鲁豫有约》中,从荧屏上还见过她,蛾眉皓齿,明艳动人,据说她当时下肢已出现浮肿,行动艰难了。

2016年秋天,当梧桐树叶纷纷坠落的时节,夏梦走了——此女只应天上有——下凡的仙女终于返回琼楼玉宇的天庭去了。

又见秋天,真是令人感叹:流年似水啊,往事却并不如烟,多少前辈、挚友再也难觅芳踪了。此刻,耳畔仿佛飘起梅艳芳婉约的歌声:“浩瀚烟波里,我怀念往年,似水流年,不可以留住昨天,留下的只有思念一串串……”

突然,冥冥中觉得今天捡得的这片落叶,兴许正是青鸟从岁月深处衔来的一串中秋祝福,祝愿花好月圆人寿安康;想至此,于是欣然将这片落叶,这份浅浅的秋意,连同深深的记忆,一并夹进厚厚的日记本里……

十日谈 上海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天际线,不再只是地图上的红点,而是姐姐寄来的梦。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:沈琦华

且放白鹿青崖间 (中国画) 赵丽丽